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十七
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二十八 史部

北史卷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

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

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
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
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
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
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宣武景明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
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

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猒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救徐成伯乗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猒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産業歴

牧四州皆有稱績亾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没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介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介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

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寛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幷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贇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沉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衞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

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
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
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
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
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
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髪施帛二千疋既為沙門名僧
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字伯暉襲薨昂子悰
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還太尉録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

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寛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昴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

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尒朱天
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
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奸
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
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
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
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
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

不理首德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苔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内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宫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

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
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
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
口悉没自入孝静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贈太師録尚
書子沖襲無子國絶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
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
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禄大夫
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祅幻遂説渤海人李

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
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乗殺一人者
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
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夤遣
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
衆魔詔以遥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
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後禽歸伯戮於

都市初遂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絶故除遂等屬籍遂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歴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兹事條爲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

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
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
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
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
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
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晋莫不廣胙河山
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
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

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亾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歴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

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許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白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

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横齊初降
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
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
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
年從駕至晉陽於宫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
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
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
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

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隷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錢何

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勲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

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茍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撿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

百而言不多麗脱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歴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别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懐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

曰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修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廨宇修義乃移東城為政寛和遷秦州刺史明帝

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
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
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
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
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
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
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

邀車駕論修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
假修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
度修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
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没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
討之以修義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
位給事黄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
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
周為少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

士隋開皇初授内史舍人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

克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克固執而止盧楚説文
都誅之文都遂懐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克世克馳還含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
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黄桃樹
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亾陛下亦當夕及
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克令左右
亂斬之諸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
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

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遏乃
止後周文為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及護
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為
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
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
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
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
卒于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

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别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薄責褒何故利金而捨

盜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羣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
盜臣罪一也百姓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
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為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
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
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煬
帝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
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

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於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東征大將軍鎮和龍性貪

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

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

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

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

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来所愛情存

綺羅歌衣僢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為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

正臣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為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臣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輿棺

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
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
金行失御羣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祖孝文皇
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
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
未云就高祖睿思𤣥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
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
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

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於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

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
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
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
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駮未即時定肇
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
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屬言都坐聲色相
加高下失其常倫嘷競無復彛序匡更表列據己十是
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

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絶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藴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令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

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
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
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
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
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别造及案權銘黄帝始
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
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
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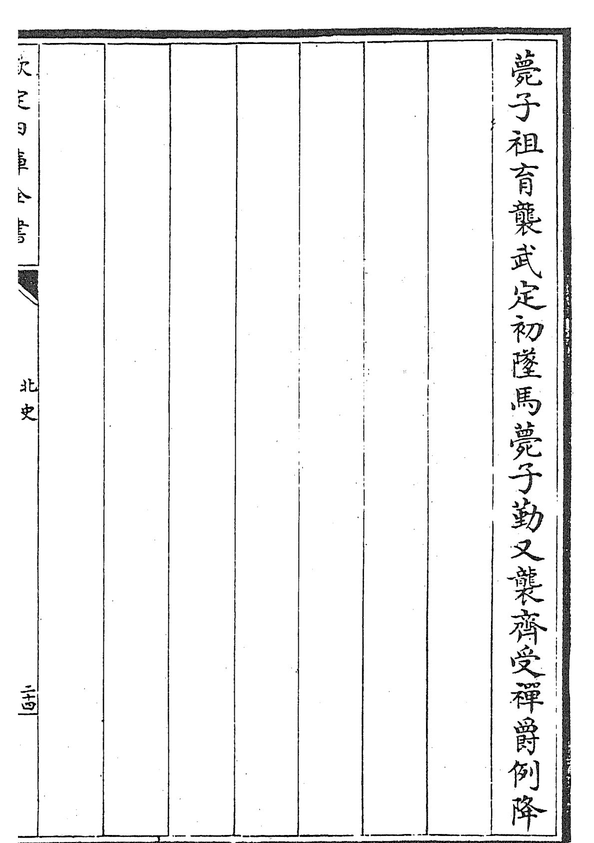
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搆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己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

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寧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宣武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

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顧
聽臣蹔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
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
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入為御史中尉
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
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
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
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

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
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
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宜樹維城永
兹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
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
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為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
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於時亦準議令
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



蒄子祖育襲武定初隧馬蒄子勤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北史卷十七

北史卷十七考證

陽平王新成傳季末陵遲斯典或廢○末監本訛宋今改從魏書

衍弟欽傳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監本畧畧下衍畧字今從魏書刪去

京兆王子推傳入為中都大官○官監本訛宜今改從南本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可監本訛有今改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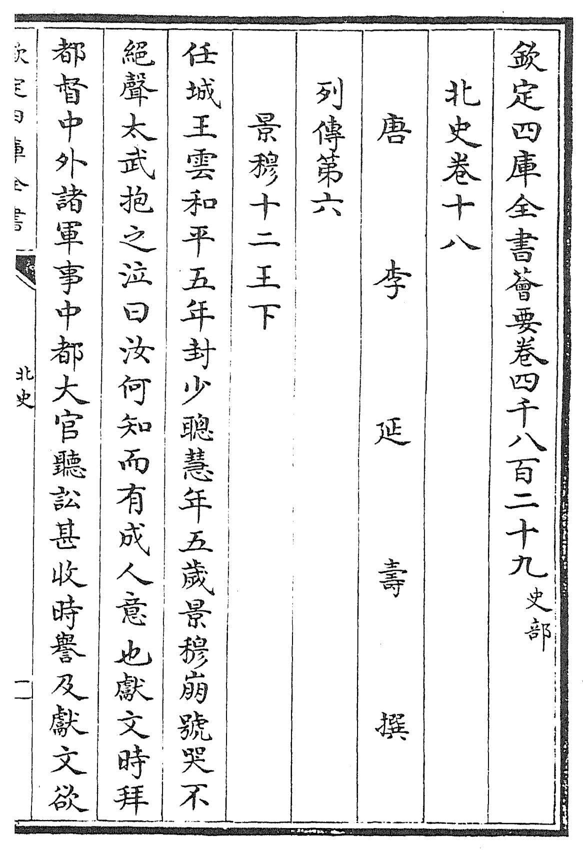
魏書

濟陰王小新成傳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孤監本訛狐今從魏書及下文李韶破苟兒于孤山句改正之

汝陰王天賜傳隋開皇初○隋監本訛隨今改正

廣平王洛侯傳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于監本訛於今改正

北史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二十九 史部

北史卷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

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救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

咒首後仇池氐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
以太妃孟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
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
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
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
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
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
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

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黄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

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産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

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
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
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
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
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
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
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遥謂曰向者之
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

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讃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眞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

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宫除吏部
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
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
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陽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
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
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
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
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

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弑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内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為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

令與諸賢欲無髙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

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
得黙爾德音即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
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
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
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
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
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
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

先赴至即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脱當其處不能辦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

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

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寅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襃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

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横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頼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毁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

踈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亾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

兵逃走或實陷没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蹔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豊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

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駮其

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令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

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
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
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
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
元年以來内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
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
體風聞是司至於冐勲妄階皆有處别若一處有風謡
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虚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

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還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鼲貂於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祅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

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
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
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
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
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
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
必有諫諍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黄鉞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

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叉專權而彝耻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彝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歳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

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
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
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
每長吟永歎吒詠虚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
家為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懐
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
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

謂衆賔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髪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

言正義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請假都督為國屏捍叉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己自言天歷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叉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内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叉解領軍徵為給事黄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

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為青旐莫不酸泣叉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懐寃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頻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

與要埶侍中豈慮罪也紹懟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

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
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
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亾紇脅肩而出順因
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忝
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
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
百以封順為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為蒼蠅賦屬
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

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為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為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頻託順順不為

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
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
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
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
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歔而不
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
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
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

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尒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

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亾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為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

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令夢其兒為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

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
不見之何者我夢臥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
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亾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
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亾失長子朗
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
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
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
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

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頻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内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

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内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侯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為尒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

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静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謚曰躁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毁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

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

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梁州刺史帝南伐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

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

為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寛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百姓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

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

須如左右手若𠞰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畧畧固請乃止累遷光祿

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

煕既藩王妙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别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煕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煕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煕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煕之死也果如所夢煕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

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熙弟畧字儁興位給事黄門侍郎熙敗畧潛行自託舊識河内司馬始賔始賔便為荻筏夜與畧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畧舊識刁雙時為西河太守畧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畧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

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為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禄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

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兖州刺史畧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畧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畧之姑夫畧素所輕忽畧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鄯善鎮將在鎮貪暴為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

主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
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尒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為主年
號建明尋為世隆廢節閔立封為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
薨謚康王子鸞龔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
藝稱頻為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
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為定襄縣
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為定州刺史鸞愛樂

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
為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
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為河內太守在郡清
整有時譽明帝時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
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
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
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
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郡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

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

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
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
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
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
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
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
為莊帝親待內懼尒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

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
壻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内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
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
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總統内外
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亾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
算畧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
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
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薄少

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
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
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犲聲復
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
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
彌宅彌外雖容納内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
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孝武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

受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諡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為夏州刺史以貪惏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

恣情聚斂為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

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

寡於經畧為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

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

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

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

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

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為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畧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為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

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
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
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
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
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于路及薨至殯車
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裼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
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
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

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内附遂為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奥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蕘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尒朱榮入洛避

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懿子

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内大清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畧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寛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

冑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為秦王庫直大業中為西平郡通守變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為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

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倮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强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為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㣲悰實有聲匡之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儁遠鬱為

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諤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畧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謟内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北史卷十八

北史卷十八考證

任城王雲傳康王薨居喪以孝聞○監本缺康王薨居四字今從魏書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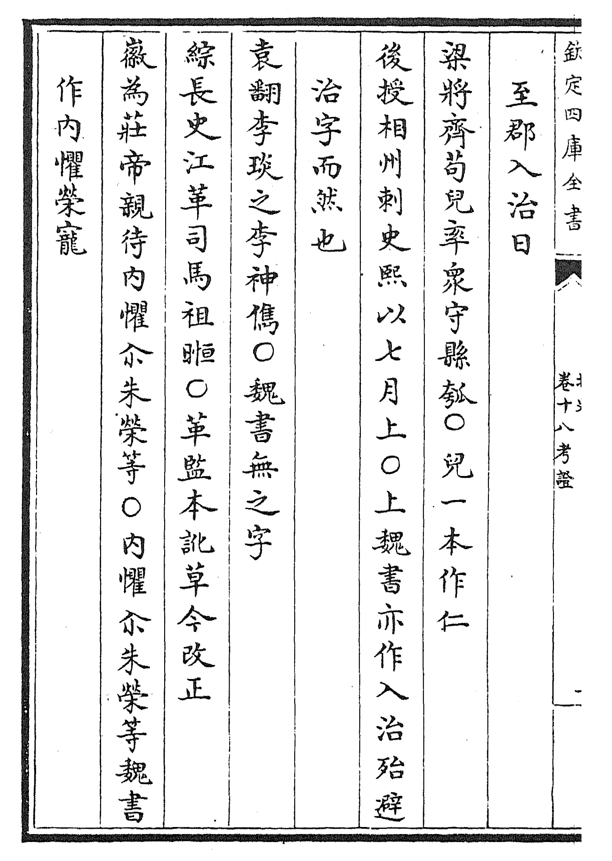
賜衣一襲乘黄馬一匹以旌其能○魏書無黄字

不能辨此也○辨監本訛辨今改從魏書

哀動左右○動監本訛慟今改從魏書

皆為青旐莫不酸泣○青旐魏書作潸然

南安王楨傳至鄴上日暴雨大風○至鄴上日魏書作



至郡入治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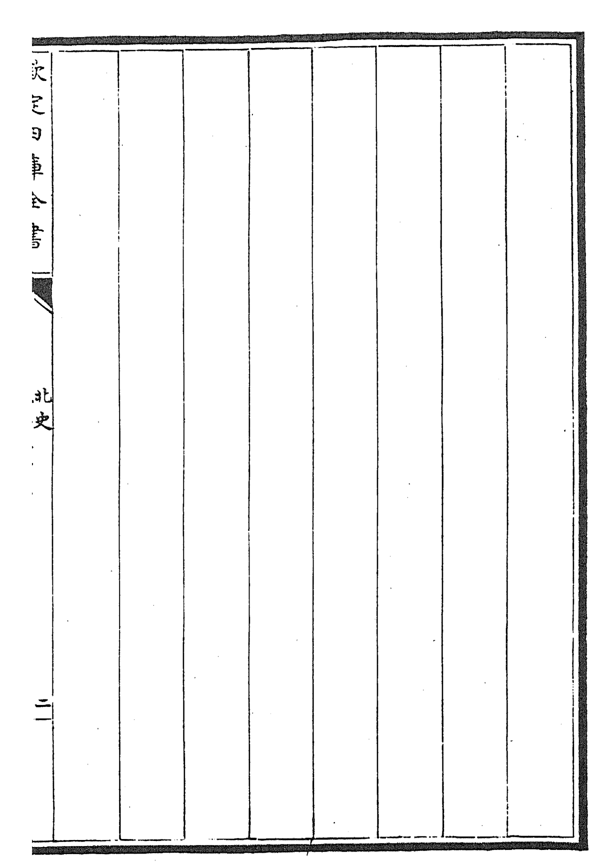
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兒一本作仁

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上魏書亦作入治殆避治字而然也

袁翻李琰之李神儁○魏書無之字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革監本訛草今改正

巖為莊帝親待内懼尒朱榮等○内懼尒朱榮等魏書作内懼榮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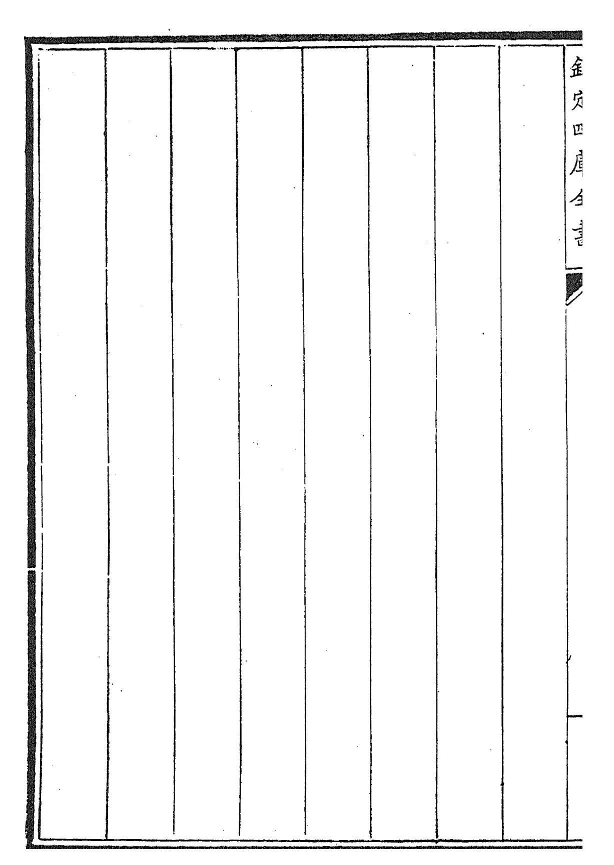
北史卷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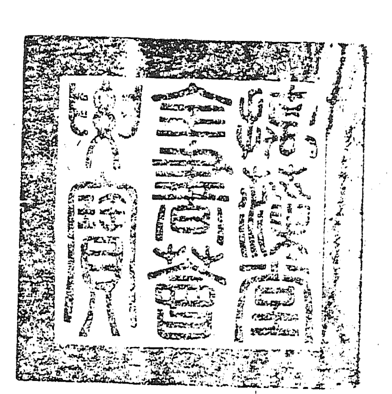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七第七頁後八行後擒歸伯戮於都市

刊本脫後擒歸伯四字據魏書增

卷十八第十一頁前六行咸懷驚愕刊本懷驚訛

驚懷據魏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顧振